



随俗描画世间百态

杨兆京画云台山庙会 有52个人物百件器物

“快走啊，没听见开锣了吗？”
身段俏皮的小伙赶着骡车从后面追上来，招呼坐在另一辆车辕上抱着鞭子的车老板一声，扬尘而去。大车上罩了席棚，拉着东家的老太太。舞台上是开锣了，两边写着对联的戏台上正紧锣密鼓地演着一出《三娘教子》的大戏，台下人山人海。

什么日子？四月十八，寒亭云台山庙会。

这是画师杨兆京画的一幅年画，杨兆京是村里有名的画师，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世。这幅作品在一家老画店中被发现。“戏台小世界，世界大戏台”，台下看戏的人形形色色。带了娃娃的媳妇还很年轻，戴着花。坐大车回娘家的姑奶奶搭起了遮阳凉棚，旁边的老奶奶摇着蒲扇。有钱人家的公子哥，看戏也没忘了提笼架鸟。养了画眉鸟的笼子上还围着幔子。对面一位要来跟他的鸟“咬唱”，把幔子高高地揭了起来。架鸟人背后的“小混混”光着膀子，拳头握出凶气来。这人可不好惹，不打不骂，专门割自己的面门额头，直割得鲜血淋漓，这行业叫“鬻头的”。扯着爷爷衣襟的小男孩，软磨硬缠着买一串冰糖葫芦。那边的棋摊正大战得难分难解。棋摊不远处，两个庄家汉子正在吆五喝六投“骰子”赌博，哪还顾得上看戏？卖瓜、卖大碗茶、卖猪头肉，小摊一个接着一个。这些全走到了画上。

故事发生的年代久远，题的画名已经模糊，《四月十八庙会》还是《四月初八庙会》？谁也看不清楚。年画研究所所长李述之端详半天说：“四月十八庙会。”初八恰是“芒种”节前后，割麦的大忙季节，谁还会挤着到庙会上来看大戏？江北的地区，往往是麦收寒天，四月初八还有些袭人的凉气，画上却有人光了膀子。麦收就要开始，庙会上要卖些权箍扫帚，怎么不见一件？十八就大不一样了，“夏至入一九，狗喘伸舌头”，天热起来了，图画上52个人物15把各式各样的扇子，还有两把遮阳伞和一个挡日头的凉棚。台下摆着瓜摊，瓜是带花纹的圆形，分明是西瓜。要是四月初八，西瓜还没熟。画面上52个人物，三十几个不同的行当，衣服、对联、烧水炉、大车等100件器物，李述之感叹：整个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有1600多个人物，52人的《四月十八庙会》“小巫见大巫”了。李述之却说：张择端画的是宋代的京师风俗，寒亭庙会才多大地盘？

600余年的艺术道路上，社会风俗作为创作内容，成就着杨家埠年画。与此同时，木版年画更为世间百态呈现着五光十色的艺术花絮，场景热闹、人物复杂的庙会，因戴孝期间不可装饰红色元素而诞生的“孝灶王”，年画随俗而进的发展之路，留下了不尽的有趣故事。



《四月十八庙会》

麒麟送子裹“炮仗画” 闺女嫁妆里定有它

旧时的杨家埠有一种“炮仗画”，手卷状，把长长的年画卷成一只“炮仗”。

杨家埠周围一带村庄传说，一户人家的儿媳妇结婚一年多还没生小孩，媳妇着急地问婆婆：“小孩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婆婆说：“是麒麟送来的，你没见画上画着《麒麟送子》吗？”媳妇问麒麟在哪里？婆婆说：“真麒麟咱没见过，我到杨家埠给你买张画上的麒麟吧，不过你要在半夜里自己用蜡烛照着贴到房门上。”

半夜，媳妇打开画，没想打这画里滚

出两个大“炮仗”，里面还另包着画，十几张一套的。儿媳妇看了这画，脸一下子变成了大红布。她当然把裹在外面的《麒麟送子》端端正正地贴到了房门上，两个大炮仗则藏了起来。后来，儿媳妇果然就生了大胖小子，婆婆直说这孩子真是麒麟送来的。

年画艺人巧妙地把“故事”藏起来，藏在了一个大“炮仗”里。旧时闺女出嫁，人们都到杨家埠买这样的“炮仗”画，放在陪送的嫁妆里。

《秤头歌》糊上扇面 走遍山东兑不错银

“各处秤头不一般，休将轻重一齐看。欲使天秤对银两，先记秤头在心间。乐陵平准二钱八，沂州府里重五钱。五钱四分矜山县，刑台胡家皆九钱……”不到杨家埠，也许再不会有人读得懂这段文字了。在杨家埠的年画里，这叫《秤头歌》。《秤头歌》没有画，全是文字刻板后印在纸糊的扇面上，内容涉及到大清朝山东行省的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”。

《秤头歌》是清朝咸丰年间产生的，是计算铜钱兑换白银的一种歌诀。咸丰年间，封建王朝的崩溃之势，引发了“通货

膨胀”，朝廷滥铸铜钱。上海滩有个酷爱收藏古钱的人叫丁福保，撰有《古钱币图说》，记载有清以来，咸丰朝币种最为复杂。度量衡和货币混乱很快靡乱了民间市场，兑银子的戥子秤任意乱造，行商坐贾把印有《秤头歌》的扇子随身携带，以便在各地公平地兑换银两。

进入咸丰朝，年画业开始萧条，艺人们流浪各地卖画，经多见广，再加上他们另外以糊扇子的手艺维持生计，纸糊扇面上创作出的《秤头歌》，留下了一个世俗社会的缩影。

孝灶王是“黑货” 正应了世俗人情

杨家埠的“灶王”神像画印得大红大绿，色彩鲜艳，而且样张品种繁多，据说当年“同顺堂”画店生意兴隆之时，印“灶王”的画版一套一套的，盛满了三间大屋。贴惯了杨家埠年画的老人至今还能说出饰有八洞神仙的“八仙灶王”；中间灶君府，上方是财神，下方是福神的“三神灶王”等花样。可说到“孝灶王”，除了画师们，很少有人能说出其中缘由。

“孝灶王”的故事起源于寒亭于家。于家曾出了一名光宗耀祖的人物：于占鳌。他当过一任河北永平府的同知，官居五品，家大业大。可是，于占鳌壮年去世，两年后，他的母亲也病故了。乡里风俗，子孙后辈要为故去的先人守孝三年，红色的物件则为孝期内的“禁忌”。有两位先辈相继离世，因此，于家五年再不能

贴身披红袍的“灶王”神像。

腊月二十三“辞灶”是过大年的重要内容。于家百余口男女，析成十余家小家庭，没有了“灶王”，年过得索然无味。这且不说，最重要的是担心没了“上天去多言好事，下界来广带金银”的“灶王”保佑。于是，他们摆下酒饭，把杨家埠的画师请到了家里。

画师们聪明，画店里不是印“黑货”嘛——只有黑白两种颜色的年画，文人画风格的《梧桐》《四季山居》就是用这种方法印出来的。“黑货灶王”印出来了，美其名曰“孝灶王”——连“灶王”都披上白袍为先人守孝哩。于家老少这才去了过大年的“心病”。世上有多少为父母守孝的儿女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各家画店里都添了灶王神像画的新样张“孝灶王”。

